

中学生不可不读的
微型小说名作

任 敏 主编



永远的微笑

東方出版社

中学生不可不读的
微型小说名作

任 敏 主编



永远的微笑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的微笑/任敏主编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14.4
(中学生不可不读的微型小说名作)

ISBN 978-7-5060-4488-2

I. ①永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小小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4186 号

永远的微笑

YONGYUAN DE WEIXIAO

任 敏 主编

策划编辑 刘智宏

责任编辑 陈晓燕

封面设计 阳洪燕

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 编 100706

邮购电话 (010)65250042/65289539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46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60-4488-2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目 录

永远的微笑

永远的微笑	魏永贵/3
教育诗	袁炳发/6
听话的爹	魏永贵/10
告 诫	袁炳发/13
锈 刀	魏永贵/15
书 患	袁炳发/18
风 波	魏永贵/21
羊杂汤与火烧	邢庆杰/24
大 雪	袁炳发/27
楼道里的麻烦	于德北/31
阳光下的遭遇	魏永贵/33
碗中人生	尹全生/35
清 白	魏永贵/38
汉 奸	尹全生/42
智力竞赛	魏永贵/45

永
远
的
微
笑





城市深处的鸡鸣

麻雀	宗利华/51
鸡毛	于德北/54
贪酒的贼	魏永贵/58
雪 墙	魏永贵/61
眼 睛	邢庆杰/64
你曾送我一个玩具	宗利华/66
困 围	袁炳发/69
舀 缸	魏永贵/72
疯狂者	吴万夫/75
世外桃源	尹全生/80
拍砖工具	宗利华/83
选 婿	魏永贵/87
蓝桥会	宗利华/90
城市深处的鸡鸣	宗利华/94
千金虎	杨小凡/97
承 受	于德北/100



你干的好事

戴口罩的人	魏永贵/107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昵 称	周 波/110
我是患者	宗利华/114
路 灯	周 波/117
暗 夜	宗利华/120
上午我休息	周 波/124
剪 彩	司玉笙/127
裸一次的代价	宗利华/129
台上台下	周 波/132
野 鹤	宗利华/136
尾 随	魏永贵/139
还 债	司玉笙/142
体 面	邢庆杰/145
老 兵	司玉笙/149

意想不到的结局

风 声	吴万夫/153
原 色	司玉笙/156
匿名者	邢庆杰/158
补 偿	司玉笙/162
意想不到的结局	吴万夫/165
宝 腰	吴万夫/168
阿 香	吴万夫/170

永远
的
微笑



红线绳	司玉笙/174
痴 刑	司玉笙/177
无巧不成书	吴万夫/179
小 康	司玉笙/182
活 手	司玉笙/184
霍 乱	吴万夫/186
假 身	司玉笙/189
说 法	邓洪卫/191
刑 发	司玉笙/195
红 哥	司玉笙/198

永远的
微笑



永远的微笑

魏永贵



画家想创作一幅题材为“浮世红尘”的油画。他在画布前涂抹了大半天，用尽了最后的几管油彩，画布上还是一堆空洞的色彩。画家走下了烟雾弥漫的阁楼，来到外面喧嚣的世界。

他想吐一口气，寻找一点儿灵感，顺便去商场购买一些油彩。

挤上18路公交车，售票员撕给他票的时候怪异地盯了他一眼。是不是刚刚递给她的那张纸币有些破损？画家一边想一边侧着身子往塞满了人的车厢里钻。周围的人一边躲闪一边似笑非笑地看他。他们好像预谋过似的彼此交换着会心的微笑。

画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一点。

这是怎么了？自己太敏感？精神太紧张？画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

画家开始调整自己，适应眼前摩肩接踵的环境。他调动脸上的几十块肌肉和无数的神经，微笑着面对眼前的每一个人。可是，在画家微笑的时候，他面前的那些脸突然一个个绷紧了，躲开了，提防似的把屁股和后背给了他。画家茫然起来。

永远的
微笑



画家终于走出了憋闷的车厢。去商场的路上，好几个人侧目对他微笑。画家立即眉梢飞扬，点头报以轻松的微笑。但画家很快发现，对方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了。三个年轻的女子与他擦肩而过后甚至迸发出一阵哈哈大笑。笑声砸在了画家的心头。画家低头走进了文化商场。未等他开口，售货员笑着说：“你是买油画颜料吗？”画家惊异于售货员职业的眼光，匆匆说：“是的，给我来一套。”售货员把那两张百元钞票的正反面瞅了又哗哗抖了抖，找了零钱给他，又给了他一个熟悉的微笑。画家扭头就走。

出商场的时候画家买了一副墨镜戴上。他不想把周围的脸看得太清楚。他很快挤进了公交车，把脸仰向了车厢天棚。

画家下车后摘了眼镜。傍晚的天空晴朗无比。迎面走过来一个牵着小孩的妇女。小女孩在母亲身边跳跃。

突然，小女孩挣脱了母亲的手，跑到画家跟前，仰起了脸。

“叔叔，你是刚刚演完了节目吗？”小女孩一脸好奇。

“小朋友，你说什么？演节目？”画家莫名其妙。

“对呀，你脸上不是化妆还没洗干净吗？”

画家愣了，忽然又明白了。他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。

“不对，叔叔，是这个脸，给，你拿我的小手绢擦擦吧。”

画家笑了笑接过来手绢，在左脸上使劲擦了一下。洁白的手绢上留下了一片紫色的颜料。

“小朋友，把你的手绢弄脏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叔叔，你别怕，我会洗手绢。”

小女孩舞着染了紫色颜料的手绢，蹦着跳着回到了母亲手里。

画家随后听到了那个母亲的声音：“你知道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！好好的手帕……扔了！”

“呜呜——”

画家又听到了小女孩压抑的哭声。

画家在那里立了许久。

画家突然加快脚步，很快回到了阁楼画室，来不及洗掉脸上残存的油彩，挤出所有的油彩，面对画布，刷刷刷挥动着手。……

一个月后，人们静静地立在一幅油画前。画布上，一大片斑驳错落、发出古怪微笑的各式假面之间，有一张小小的真实的小女孩的脸，甜甜地微笑着……

油画的名字叫《永远的微笑》。



永远
的
微笑



教育诗

袁炳发



方娅的父亲是位作家。

在方娅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常给她买各种儿童文学书籍，其意是想培养女儿对文字产生兴趣。

父亲希望女儿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作家。

但方娅并不买父亲的账，什么安徒生、伊索、格林都被方娅弃之一旁，令方娅感兴趣的倒是书中那一页页的插画。

于是，方娅一有空闲，就拿着笔临摹书中的每一页插画。

一天，方娅把一幅自己画的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画拿给父亲看。

父亲看后甚惊，方娅还真的把师徒四人那“敢问路在何方”的味道在笔下给描绘了出来。

这不得不叫父亲正目凝视方娅了。

父亲也不得不认真地问方娅：“方娅，你长大后想要做什么？”

只有七岁的方娅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爸爸，我要当画家！”

父亲听后点点头，没再言语。



从此，父亲就不加约束地任方娅的兴趣自由地发展。

一晃儿，几年过去，方娅高中毕业，考入了一所艺术院校的动画设计专业。

记得是在方娅大二那年的夏天，方娅暑假回家。父亲发现女儿有两个晚上都在电脑前敲到深夜。

父亲还发现，女儿敲出的是一行行文字。

之后的一天中午，女儿把父亲请到电脑前，说：“爸爸，我写了一篇小说，您给指点一下。”

父亲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方娅，然后坐在电脑前读起来。

父亲一气呵成就把女儿的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读完。

读后，父亲再次震惊。凭感觉，第一次写小说的女儿出手不凡。

父亲就把这篇小说拿到了省作协的《阳光文学》主编那里。

不久，方娅的小说处女作就在《阳光文学》发表了。

三个月后，女儿方娅再次看到父亲时，问父亲：“爸爸，我的那篇小说的稿费还没来呀？都三个多月了。”

父亲听后，稍怔了一下，然后对女儿说：“看，我这一忙都忘了，稿费我早就领了回来。”

说完，父亲从钱夹里掏出钱递给女儿，说：“给，稿费，五百元。”

女儿接过钱，说：“呀！这么多，看来我还得继续写。”想了想，又把钱递给父亲说：“爸爸，这钱我不要了，您爱喝酒，就用这钱买几瓶好酒吧，算我孝敬您了！”

父亲把钱推了过来，说：“方娅，爸爸谢谢你的孝心，但是这钱我不能要，这是你的劳动，而且又是你的第一笔稿费。”

方娅便不再推脱……

转年，莺飞草绿的春天，方娅也许是因为那五百元稿费的动力，一口气写完了三部中篇小说交给了父亲。

果然，方娅说：“爸爸，我想赚稿费，大学毕业后想开一个制作动画的公司。”

父亲点点头后，就开始读女儿的小说。

当父亲用了几个晚上，把女儿的小说读完之后，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当即就把这三部小说分别投给了国内三家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。

后来，这三部小说有两篇被发表，其中一篇《带着龟龟去流浪》是以头题发表的。

再后来，《带着龟龟去流浪》被国内权威文学选刊转载，后又被评为该年度的中篇小说排行榜，引来文坛一阵震动，方娅也由此名声大噪。

一次，方娅应邀参加省作协举办的文学创作座谈会。

这次会议，方娅的父亲也来了，就坐在方娅的对面。

发言时，《阳光文学》主编的话，让方娅从内心深处很真实地体验了对父亲的那一份感动。

主编说：“方娅取得的创作成绩，是我省文学界的骄傲。方娅的处女作是在我们杂志发表的，但说来很惭愧，由于诸多原因，方娅这篇小说的稿费我们至今还欠着呢……”

听此，方娅的心里一颤。

方娅抬起头向父亲看去，父亲似孩子一样地迅速低下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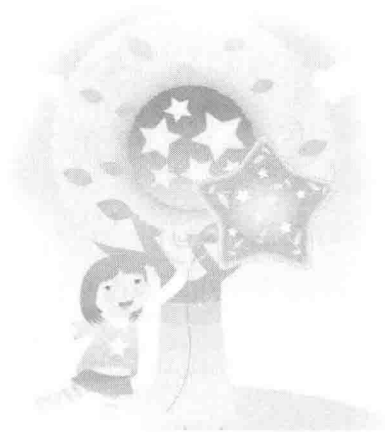
方娅一下恍然大悟。

那一刻，方娅比任何时候都读懂了父亲。

方娅的双眼潮湿了。

方娅再抬头看父亲时，父亲正面对着她微笑。

那笑容灿烂如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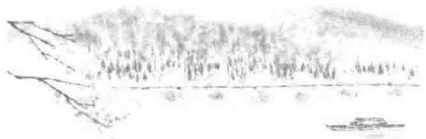


永远
的
微笑



听话的爹

魏永贵



儿子小安被戴上手铐的那天，才五十多岁的老安一夜间头发全白了。

老安快四十才得了小安这个“秋葫芦”，两口子那个疼啊，捧在手里怕跌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想着法儿满足儿子。待小安心野念不下书了，老安跑碎了鞋底子，磨破了嘴皮子，好不容易让儿子在县城有了个饭碗。老两口刚刚喘了几口气，谁能想到，想挣大钱的儿子竟犯下了与人合伙抢乡信用社的大罪。

一审判决，小安被定了个死刑。老安托人找来一本叫《刑法大全》的厚书，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瞅了半宿。临了，老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老安知道，儿子的罪，犯到顶了。

可是，天一亮，老安又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，钻进县城高高矮矮的街巷，寻到了挂着大牌子的律师事务所。

戴眼镜的律师反反复复看了一审判决书，缓缓地说：“大爷，跟你说个实话，再花这笔钱申诉，冤啦。你留着养老吧。”